

本书脱胎于中国西南地区洪荒炼尸文化，
解密一段不为人知的八索教传奇。

杨闻——著

承天八索

一枚千年古玉，带您进入西双版纳神秘的炼尸村发源地。
一场百年后的奇遇，讲述铜甲尸残忍的杀戮盛宴。

通冥宝玉



承天八索

通冥宝玉

杨闻 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承天八索：通冥宝玉 / 杨闻著. -- 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2.9

ISBN 978-7-5500-0395-8

I. ①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1129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编：33000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承天八索：通冥宝玉
作 者 杨 闻
责任编辑 张 越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980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70千字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0395-8

赣版权登字号：05-2012-114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

第九章	九龙夺宝	239
第八章	请援	215
第七章	陷阱	181
第六章	算计	145
第五章	仙	115
第四章	石兽	087
第三章	尸王	063
第二章	地养尸丹	035
第一章	杀尸	001

第一章 杀尸



大约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位奇人。

为什么说是个奇人呢？其实他就是个道士，胡子拉碴，穿一身破道袍，在我家楼下连站了三天。

没别的，他就想要我祖传的一枚玉佩。

这枚玉佩是祖宗传下来的，老爹过世后传给了我。上面刻着“通冥幽宝”四个字，玉质挺不错的，找人鉴定过，据说有千年的历史了。

这样的古董，没千八百万的，我都懒得搭理。

可这道士，却硬是从我手里白要了过去。

原因就是 he 打算带我去西双版纳，让我见识一下这枚玉佩的真正用途。

我一向喜欢冒险，这比在家写东西有意思得多。

老道士抵押给我很大一块儿金子，说是从山上挖来的。

这话我自然当放屁，砖头大一块儿金子，什么山能挖出来？

知道我不信，老道士手一招，给我弄了个法术出来。这法术差点儿把我家给毁了，具体先不说，总之，我信了他的话。

第二天，我收拾了东西，带上玉佩就跟着老道士上路了。

我们不是坐飞机，而是坐火车去的。

老道士怕高，瞧他那矫情的模样，我很怀疑他是个骗子。如果不是之前的法术效果还残留在脑海里，我早就报警了。

到了西双版纳的地界，老道士带着我，就靠两条腿在山里钻来钻去。

那一段路太长了，我两条腿都走肿了。

直到第三天，老道士指着前面一个小山村说，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

说是小山村，其实就几栋破房子，还是茅屋，原生态的味道在这里四处弥漫。

老道士应该与这里的人很熟，到了这地方就四处跟人打招呼。

我跟他身后左右看看，掏出相机想照相，却被老道士一巴掌打在上手：“别乱拍，这里有规矩，回头惹出麻烦。”

别看老道士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可手劲大极了，这一巴掌给我拍得龇牙咧嘴。

我把相机放回包里，一边搓着被拍疼的手，一边问他：“咱们到底来这儿干吗？”

一路都沉默寡言的老道士自顾自地走着，头也不回地给我回了一句：“帮人忙。”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杀尸。”

“哪个shi？”

“尸体的尸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一个字出口，立刻回过神来，“等等，杀尸是什么意思？我听过杀猪杀鸡鸭鱼的，怎么尸体还要杀？”

“猪羊牛鸡鸭鱼包括人，之所以用杀这个词，是因为它们还活着。如果是死的，肯定就不叫杀了，应该叫鞭。”

“哦。”我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，不懂老道士说这话是啥意思。

但随后我就明白了，活着的才能叫杀，那么杀尸，就是杀活着的尸体。可尸体还能活吗？那不成僵尸了？

“咱们来除僵尸的？”我有些迟疑地问。

“算是吧。嗯，就是这儿了，跟在我后面，进去后别乱说话也别乱看，更不要乱动东西。”老道士说。

我往前看，这才发现我们已经来到一栋茅草屋前。

屋里漆黑一片，没有电灯也没有火烛。不知道房子的主人是不是有怪癖，在门口还挂着一双黑布鞋。

听说农村有在门口挂辣椒的，但没听说过有挂布鞋的。这是准备腌着吃还是怎么着！

我看了一眼黑乎乎的布鞋，跟在老道士后面进了屋。

一进屋，眼前就彻底黑了。紧接着，我就听到屋里传来“呵”的一声粗重喘息。这声音，像极了鬼片中鬼怪的呵气声。

这时，我听到一个老人开口：“你来得真早。”

这声音中气十足，和刚才的呵气声明显不一样。

老道士嗯了一声，说：“东西找到了。”

黑暗中，老人接口说：“放在桌子上吧，我正在喂尸，不方便见人。”

老道士也不多话，转过来对我说：“把玉佩给我。”

我有些犹豫，但还是把玉佩给了老道士。都到这儿了，还怕什么，骗我也没必要拿一块儿大金砖骗吧。那东西我可是找人看过了的，纯金，不是假货。

老道士把玉佩拿着往边上走了几步，我听到啪嗒一声，估摸着他是把玉佩放在了所谓的桌子上。

接着，老道士一把拽住我的袖子，把我拉出了屋。

“这就完了？”

老道士出了门，瞥我一眼，说：“当然不能完，不过他忙着，等完事了再说。”

老道士身材瘦弱，头发半黑半白，披散着，如果不是一身道袍，我只当他是个叫花子。可如今，看他站在门口神情自在的镇定模样，却又觉得有一点儿高人风范。

“不要老看着我，我又不是姑娘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可以在四处走走，但不要跑远，也不要乱说话，只许看，不许动。”老道士叮嘱我。

我早就受不了，跟受困的鸭子似的杵在那儿，一听这话，嗯了一声就走开了。

小山村并不大，房屋也就那么十几栋，偶尔能看见几个人，都是面无表情地冲我点点头就走开了，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。

我只走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趣，这有什么可看的啊，到处是山到处是树，想看我不能自己跑哪座山去看吗？

有心找人聊聊天打发时间，却忽然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了。

正在这时，我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极为凄厉的嘶吼声。

这声音说不出像什么，总之绝对不是人能发出来的。

我转身的时候，正看到老道士跟屁股着火似的，一头钻进了刚才的黑屋子里。

出什么事了？

我赶紧往回跑，跑动中听到四处传来啪啪的关门声，扭头看，刚才经过的几个屋子门都关死了，一点儿缝隙也不留。

这是怎么个情况？看起来很像那种有妖怪来了，各家各户关门闭窗躲起来的模样。

等我跑到黑屋子前，只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摔打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里面群殴。

这是打起来了？

我的玉佩！

顾不得屋子里漆黑一片，我一头钻进去，只听到老道士大喝一声：“孽障！”

紧接着，一阵腥风扑鼻，眼前忽然更黑了，一股好似从人嘴里喷出的热气冲我脸上扑了过来。恶臭无比，我只感觉脑子一阵眩晕，两腿也开始发软，差点儿就瘫倒在地上。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股热气就消失了，前面又是一阵杂乱声。

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了，脑袋里一片空白，恶心得想吐。胃里像钻进了无数的虫子在翻腾，有东西一直往嗓子眼冲。

天旋地转，我双手胡乱抓着，想扶住墙壁什么的，却什么也抓不着。

就在这时，我感觉手臂被人抓住。那人一用力，直接把我拉出了屋。

外面一片光明，我却觉得十分刺眼。眼前有些模糊，依稀可以看到，站着的好像是老道士。

“让你不要进来，偏偏不听！”老道士有些气急败坏的样子。

我用余力嘟囔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让我不要进来了？”可随后，就感觉额头滚烫，像被人用烧红的烙铁印了一样。

我疼得“啊”一声叫出来，想用手去摸额头，却被人一把抓住胳膊，动也动不了。

耳边传来老道士的声音：“不要乱动，你吸了尸气，现在不除，你这辈子都完了！”

“湿气？风湿病？”

有一只手忽然捏住我的嘴，接着不知是药丸还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圆滚滚的，被人塞进嘴里，然后在嘴上一拍，我下意识地就咽了下去。

随后没过几秒钟，我哇地一下就吐了。

即便依然晕得不成样子，可我仍能闻到那股恶臭的味道，就像腐烂的尸体。

吐了半天，越吐越清醒，越清醒鼻子前的那股味道就越浓，越浓就越想吐。

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我差点儿把嗓子眼都吐出来了。

过了很久，直到胃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从喉咙里吐出来，老道士才递给我一碗水：“喝下去，别吐出来，不然小命难保。”

我很想用水漱漱口，但听他讲得那么吓人，也顾不得干净不干净了，仰着脖子把一碗水喝了个干净。

这水也不知是不是放了糖，喝起来甜得腻人。

见我喝完水，老道士拉着我的胳膊，离那堆恶臭的东西远了点，又递给我一把米：“两手抓着别动，什么时候感觉热了就把米扔掉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把米抓在手里，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。

“刚才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湿气能让人吐成那样？”

“尸气就是铜甲尸的气，普通人闻了到第三天就会化脓而死。”老道士简短地回答。

“什么玩意儿？铜甲尸？僵尸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这是在拍电影吗？不过刚才的确有一股气喷到我脸上，然后我就跟中毒了似的翻江倒海地吐。

“不要不信，这世上有太多东西你都信不了。如果不是看在你祖上的分上，我也不会带你来。”老道士说。

“你认识我祖上？”这话刚说出来我就知道自己问错了，老道士连我屁大点儿

的小事都能算出来，那知道我祖上是谁也很正常。

“我不认识，但听说过。你只是个普通人罢了，这次带你来，只是为了了结与你祖上的一段缘。”老道士说，“为了防止你继续闯祸，现在你可以问你想问的。”

我手里抓着米，看看不远处那堆腥臭难闻的东西，问：“我们到底来这干吗？”

“不要问我重复的问题。”老道士回答。

如果此时能用QQ表情来形容的话，我想我会发一个流汗的表情。

可是，除了这个问题，我实在想不到该问什么。

老道士也不吭声，就站在我旁边跟柱子似的。我憋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一个问题：“刚才在屋里的是什么？”

“人。”老道士说，“还有铜甲尸。”

“铜甲尸？是不是和小说里写的那样，是尸体炼成的东西？”我继续问。

“差不多。”老道士说。

如果我是记者的话，那老道士绝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。这家伙回答问题也太简短了，简短到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。

开始冷场了……

我觉得气氛十分尴尬。就在这时，从黑屋子里走出一个老人。他身上穿着短袖布衫，下面是破旧的青色裤子、黑色布鞋。看起来就像一个刚从地里回来的老农，但一身肌肉却表明，他虽然看起来像七十岁，但想把我打趴下绝对用不了七秒钟。

“好了？”老道士看看他。

“嗯，好了。”老农回了一句，随后看向我，“就是他？”

“嗯。”老道士的回答越来越简短了。

“看起来像个普通人。”老农皱起眉头。

“的确是个普通人，这一脉没落了。”老道士回答着，语气中带着一点儿说不出的悲伤。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呵呵呵，没什么。小伙子身子很硬啊，连炼尸房都敢闯。”老农眉头舒展，笑着说。

“我没告诉他。”老道士替我回答。

“你也不怕把他害死。”老农又皱起眉头，“该教的规矩起码要教点儿。”

“没必要，了结后我就送他回去。”老道士说。

老农皱着眉头想说什么，却没说。他们在这儿跟打哑谜似的，令我好奇到了

极点。
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”老农问。

“你还要多久？”

“两天，再过两天是阴时，应该能炼成。”老农说。

“那就两天后。”老道士说。

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我感觉手里开始慢慢变得滚烫。想起老道士之前的话，我赶紧把手里的米扔掉。

低头看的时候，却吓我一跳。原本白花花的米，此时已经大部分乌黑了。

老道士往地上的米堆看了下，随后表情略微放松了一些。

“我们在这儿住三天，三天后完事了送你回去。”老道士说。

“那我的玉佩……”

“还你。”老道士的回答依然简短。

有他这话，我多少放心了。这时，我听到老农说：“小伙子，想不想见识一下铜甲尸？”

铜甲尸这东西，在很多小说里都可以看到。据说是尸体用秘法炼成的，刀枪不入，还有什么银甲尸、金甲尸，最厉害的是飞天夜叉。那是可以上天入地、无所不能的玩意儿。

小说毕竟是小说，再说了，既然是尸体炼成的，肯定不怕刀枪。你见过尸体喊疼吗？能喊的话，那就是假死了。

不过，真正的铜甲尸，估计没人见过。

我本身就是为了这些神秘的东西来的，老农这一邀请，哪有不答应的道理。

“不行，他尸气刚除。”老道士一口给我拒绝了。

老农扬起眉毛，但没继续说下去。他不开口，让我怎么说？厚着脸皮贴上去的事我干不来。这个该死的老道士，大老远把我骗过来害我吐得跟鞋拔子似的，还不让我看铜甲尸，太坑人了。

老农出来后没多久，各家各户的人就都出来了。

他们依然各自走动，该干吗干吗。我看了下，几乎都是大人，没看到有孩子。

这时，一个老太太喊了声：“吃饭。”

山村的人都朝她走过去，老农说：“走吧，先吃饭再谈别的。”

老道士点点头，看我一眼便走了。这个怪老头儿，我心里暗暗咒骂一句，忙跟在他身后。

小山村的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吃饭，那是一块儿巨大的圆形石桌，起码有几千斤重，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弄来的。

饭菜很简单，一人一个大碗，里面有米饭和荤素菜。素菜我能看出是什么，但肉就吃不出来了，肉质很有嚼头，但也很嫩，比鸡肉什么的好吃多了。

我看看四周，村子的人都一声不吭地吃饭，我也不好意思去问。

一顿饭吃完，老道士领着我进一间房，那是给我们住的地方。

屋子里摆设很简单，一张木板床，上面铺着一床被褥；木桌上摆着一盏油灯，青铜色的，看起来很有年头了。

在我好奇的注视中，老道士从怀里掏出一面八卦镜挂在床的上方，又摸出一把铜钱，在地上好似随意地撒了一下。

“晚上不要看镜子，不要乱动铜钱。”老道士叮嘱着。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好奇地问他：“这两样东西都干吗用的？”

“镇尸。”老道士说。

“镇什么尸？铜甲尸？”我更好奇了。

老道士点点头，也算回答我了。

“铜甲尸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真穿着铜做的盔甲啊？还是只用来形容它坚硬无比？”我问。

“是形容。”老道士说。

“我家那枚玉佩用来干吗的？”

这个问题，似乎引来了老道士的注意。他用一种诡异的表情看着我，像是非常纳闷儿。

“难道你祖上什么东西也没留下来？”他反问我。

“留了啊，玉佩不就是吗？”

“我是说譬如告诉你玉佩是什么，或者其他的像书籍一类的东西。”老道士解释说。

“那没有。哦，不对，我记得以前好像爷爷那儿有一本古书，好像叫通冥鉴还是通冥什么的，后来爷爷去世就连同遗物一块儿烧了。”

老道士用一种震惊的目光盯着我，我被他看得十分忐忑，好像做错了什么事。

“唉……”老道士忽然叹口气，“烧了就烧了吧，反正你们已经没落了。”

“我听说你好几次我们这一脉没落了，我祖上难道是和你们一样的吗？”

老道士点点头，仿佛在追忆一般：“你祖上是一脉能人，通天彻地，很有神通。

不过时间比神通更厉害，连你们都没落了，我还……算了，跟你说这个有什么用？”

他没把话说完，我也猜不出他没说的那半句话是什么。

我就坐在老道士旁边，看着地上胡乱撒下的铜钱，又想起一个问题：“你之前说两天后，两天后打算干什么？”

没等老道士用看白痴似的眼光瞅过来，我就醒悟了：“哦，是杀尸。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你们要杀什么尸？铜甲尸吗？可是为什么要用我家的玉佩呢？”

“那不是铜甲尸，”老道士摇摇头，“而是一具活尸。”

“活尸，是尸变的一种。尸变有五种：红毛、绿鬼、天生、地养，这四种各代表一种极端，很难对付。我们要杀的，是一具地养尸。”

“还有一种呢？你不是说有五种吗？”

“第五种……”老道士停顿了一下，不知是在整理思路还是在想别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才回答我，“最后一种，是人魂。这一种，几乎与常人无异，很难分辨，也最难对付。因为它有活人的气息，却有活尸的法能。”

“哦，你的意思就是它很像变色龙，跟卧底似的，说不定身边的谁谁谁就是它。”

“嗯，可以这样形容。”老道士说。

我觉得自己当时脸色肯定很难看：“那我们这周围，不会也有这种东西吧？”问这话的时候，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哆嗦。

“人魂尸很难出现，古往今来，几千年了只出过三次。”老道士说，“所以你即便想遇到也遇不上。”

我嘴巴一抽：“还是别让我遇见最好。”

想想，你认识的人可能是一种尸变的象征，随时会变成龇牙咧嘴的怪物扑向你，多可怕。这有点儿像一些恐怖漫画里提到的可以变成人形的怪物，例如寄生兽。

“地养尸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难以形容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带你去看。”老道士说。

我想了想，又打了个哆嗦，连忙说：“我只是好奇问问，还是别看了。”

“活尸是不是都很残忍，像丧尸一样吃人肉喝人血，或者像一些鬼片里演的那样吸人精气？”

“吸人精气？那只是鬼片，不是真的。”老道士说，“活尸是尸变，与生人不同，所以人之精气神对它无用。不过吃人肉喝人血倒是会，就像人吃猪牛羊鸡鸭鱼一样，不过只有红毛尸、绿鬼尸会这样。”

“地养尸不吃？”

“不吃。”

“那你们杀它干吗？”

“除魔卫道。”老道士回答。

“呃，这是什么说法？”此时，我觉得老道士很像那种迂腐的正道人士，碰见看似邪恶的东西，管你害不害人，先宰了再说。

这有些像我们在野外看见了老虎，不管它吃不吃人，我们总觉得它随时会扑上来咬你一口。

“是不是觉得我很迂腐？”老道士说。

我有些惊讶，这老头儿不仅能算，还能看透人心。

“所谓地养，务必以极端地势来养尸。就像人出生，以母亲子宫为所，胚胎成长最终生育。而地养尸，必须以特别的地势来培养。人要生育，地养尸也要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。一种极端地势，很难利用第二次，毕竟这种尸变是夺天地造化而成的。所以，它们会不断寻找另外的地点来培养后代。可是极势之地哪有那么好找，如果让它们走出山林，进入城市……”

老道士没说完我就明白了。假如一个正常人看见一具尸体走在大街上，第一反应就是逃跑，第二反应就是消灭它。而活尸肯定不会坐以待毙，于是就会演变成活人和死人的战争。

“所以，在它们走出山林之前，必须除掉。”老道士总结性地说了一句。

“那它们岂不是很无辜？”我说。

“如果它跑到你所在的城市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辜？因为我告诉你，你信了，所以你知道地养尸不吃人肉。但其他人呢？会有多少人信老道我的话？如果今日我没带你来，你恐怕也不会信。”

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我还是点点头，证明他说得有道理。如果是几天前，老道士在我面前高谈阔论活尸，我肯定会给他十元钱让他该滚哪儿滚哪儿去。

“不过，它们的确是有无辜之处，但为了活人，我们必须站在对立的一面。”老道士叹口气，说，“如果是几百年前，倒不需要用这种方法，只要困住它，不让它走动就可以了。可惜如今道力缺失，连你这一脉都能没落，此时不除，恐怕以后就没人能除得了它了。与其等日后看它与人冲突，不如现在就杀掉。”

老道士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很果断，带着让我心惊的杀气。

我可能是被老道士震住了，很久都没敢开口。

“那具地养尸现在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老道士说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我有些冒汗，这算什么回答。

“所以才带你和玉佩来。”

“啊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通冥玉佩可探邪物，用你这一脉的灵血催动，应该可以找到它。不过你们这一脉没落得太厉害，一点儿道力也没有，到底能探多远我也不知道。可通冥玉佩偏偏只能你们这一脉用，不然老道我也不用把你这个毛头小子弄来了。”老道士说着，一脸的惋惜模样。

敢情玉佩就是雷达，我是雷达操作员，而且钥匙只我这里有一把，这钥匙还跟虹膜检测似的，非本人不能用。

太坑人了这消息。

“你们也不怕它跑远了？”我说。

“那也没办法，以我的能力，单独对付不了它。所以，才要请铜甲尸助阵，不过在炼制铜甲尸异常困难，噶木的铜甲尸起码还要两天才能真正炼制成。”老道士说。

噶木，原来那老头儿叫这名字，可真够怪的。

“你早点歇息吧，不然晚上可能熬不住。”老道士忽然说。

“啊？晚上难道还有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“不然的话，你以为我为什么撒铜钱挂铜镜？”老道士说。

我没敢再问晚上究竟会发生什么，因为我怕自己的心肝会从胸口跳出来。

这也太吓人了，我以为是来探险解密的，可聊一会儿就变成要跟活尸战斗，而且还要放我的血。太可怕了，太没人性了。

虽然心中有些忐忑，但不知是不是之前呕吐搞得精力下降，躺在床上没多久我就睡着了。

再醒来的时候，老道士还端坐在床边。

我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竟然紧张兮兮地把手指往他鼻子那儿凑，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老道士突然开口，差点儿把我吓死。

“呃，没什么，我就想问问你现在几点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不是有手表吗？”老道士说，“看天色，应该是戌时了。”

鬼知道这代表几点，我往手表上瞅了一下，七点零七分。

肚子咕咕叫了几声，老道士端坐在那儿，说：“桌子上有吃的，还算温热。”

我下了床过去一看，的确放着一碗饭。我一边拿筷子往嘴里扒拉饭，一边问：“你吃过了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”

“酉时三刻。”老道士的回答让我有些喷饭。

酉时三刻是什么时间？这儿又没百度，干吗不用二十四小时来回答我。我一边吃饭一边掰着手指算时辰，只知道子时是十一点，子后面是什么来着？

“晚上我们干吗？”我问。

“睡觉。”

“呃……”我感觉有些噎得慌，这刚睡醒就睡觉，难道这里一点儿夜生活都没有吗？

“如果你想出去看看铜甲尸的话可以去，但夜晚的铜甲尸野性很大，噶木不太能克制它，但铜甲尸不喜欢吃人。”

没等我放松下来，老道士又来一句：“它只喜欢杀人。”

我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一口饭呛住嗓子眼，咳得眼都翻白了，也没见老道士过来关心一下。

这都什么地方啊，白天屋子里炼尸，晚上把铜甲尸放出来，怎么感觉跟吃完饭遛狗似的。

不过有老道士这番话，我可打死也不敢出去了。

“为什么要把铜甲尸放出来？”

“炼尸，吸食天地精气。”

“屋子里不能吸吗？精气应该不会被房屋阻碍吧？”

“如果你放在一个小屋子里呼吸，你会不会闷？时间长了会不会想揍人？”老道士说。

我想了想：“可能会。那我们干吗不晚两天再来？”

“炼尸很困难，我怕噶木治不住它。这是最后两天，很容易出事。”老道士解释说。

越说越吓人了，我脑子里浮现出一只恐怖的尸体拖着铁链到处游荡，遇人杀人遇屋拆房的恐怖模样。

“你为什么不到噶木的房间里去帮他？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你也来不及去啊。”我好奇地问。

老道士从床上下来，手一抖，也不知用什么就把油灯点亮了。

在昏暗的油灯照耀下，他的脸色显得有些诡异。

“你希望我离开这个房间去帮他？”

其实我很想说“不”，但一股正义感在心中蔓延，张口说：“嗯，万一他出了事多不好。”

“嗯。”老道士点点头，往外面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“这里不仅噶木在炼尸，每家都在炼。如果有铜甲尸冲进来，你躺在床上别动，等我回来。”

我张张嘴，真想抽自己几巴掌。死道士，这不明摆着坑我嘛！

可是，我实在张不开嘴让他留下，那和抽自己没区别。

老道士丝毫不讲情面，坚决而果断地出了门。

门板关上时那啪嗒一声，预示着我的心就此跌到了谷底。

有没有搞错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，每一家都炼尸？我白天看的时候，周围起码十几家，那不是有十几只铜甲尸？

想着一堆尸体冲进屋，对我呜呜乱叫、张牙舞爪的模样，我也顾不得吃饭了，赶紧跑到床边，缩在八卦镜下。

时间过得异常缓慢，每次我觉得过了很久，抬起手看表，才发现只过了几分钟。

老道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既期盼门被打开，又害怕门被打开。这心情太矛盾了，让我有点儿混乱。

死老头儿，也不给我留点桃木剑、黑狗血什么的，这屋里除了一盏破油灯和一个碗、一双筷子外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万一真有铜甲尸进来，八卦镜能挡住吗？铜钱到底有啥用？难道可以引诱铜甲尸去捡钱而不伤害我？

怎么想也不可能，我开始后悔这么冲动地相信老道士了。如果不是冲动，现在我应该在家嗑着瓜子看电影，或者跑去KTV跟朋友吼几嗓子。

而现在，我只能缩在一面铜镜下，像一个即将被侵犯的娘们儿。

就在我担惊受怕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凄厉的嘶吼。

这声音和白天听到的几乎一样，一刹那，我感觉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难道这就是铜甲尸的叫声？这什么狗屁玩意儿，炼尸就炼尸，怎么还那么大动静。

第一声嘶吼过后，紧接着又响起几声略微弱的吼叫，接着，外面就开始传来一阵杂乱声还有人声。

屋子里也没扇窗户，我想去门口看看或者听听动静，却又怕从门缝看到什么怪东西。

因此，只能继续缩在床上，竖起耳朵仔细听。